

ぐびじんそう
虞美人草

〔旦〕夏目漱石 著
〔目〕茂吕美耶 译



虞美人草
ぐびじんそう

[目] 夏目漱石 著
[目] 茂吕美耶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虞美人草/(日)夏目漱石著;(日)茂吕美耶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 2

ISBN 978-7-5502-1388-3

I. ①虞… II. ①夏… ②茂…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4039号

虞美人草

出品人: 王笑东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王 巍 朱家彤

封面设计: 张 静

版式设计: 李 萌

责任校对: 海 莲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35千字 1092毫米×787毫米 1/16 19印张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388-3

定价: 39.5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明治四十年（1907年）三月，夏目漱石辞去东京帝国大学和第一高等学校的教职，跳槽改行进入《东京朝日新闻》当报社社员，专任文艺栏，为报社写小说，从此跨上职业作家之途。这一年，夏目漱石刚好满四十岁。

二十世纪初的日本小说家，即便作品再如何畅销，也无法光靠稿费或版税养家糊口。小说家通常以记者身份进报社，每个月领固定薪水，如此才能专心执笔写长篇连载小说。当时的报社记者和小说家的社会地位非常低，而公务员身份的大学讲师或教授，权威很大，因此夏目漱石的跳槽事件轰动了全国。

跳槽之前，夏目漱石在文坛虽小有名气，读者却只限于文艺圈的圈内人。例如刊登夏目漱石的处女作兼成名作《我是猫》的杂志《子规》，原为俳句杂志，发行量仅三百份。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一月开始连载《我是猫》后，《子规》杂志的发行量最高纪录达四千份，但夏目漱石转到《东京朝日新闻》后，该杂志的发行量逐渐减至原来的三分之一。

以夏目漱石三十九岁那年来看，他四月在《子规》杂志发表《少爷》，七月完成《我是猫》，九月在《新小说》杂志发表《草枕》，十月在《中央公论》杂志发表《二百十日》；但《子规》杂志最

高发行量是四千份，《中央公论》仅有七百五十份，《新小说》杂志发行量是一万份。也就是说，夏目漱石于改行前的读者数顶多只有一万。

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稿费到底是多少。《少爷》的稿费是一百四十八圆，《我是猫》完结篇的稿费是三十八圆五十钱。另外，《我是猫》单行本书籍定价是九十五钱，初版发行量通常只有一千本，作家应得版税是书籍定价的百分之十五，因此即便《我是猫》分为三册上市，夏目漱石也只能拿到四百多圆的版税。

当时的书籍非常贵，例如《我是猫》一册定价九十五钱，而小学教师初次任职的月薪是八圆，一般报社记者的工资也只有十至二十五圆。在老百姓看来，书籍算是奢侈品，实在买不起，小说家无法靠稿费或版税过日子也是理所当然。

《东京朝日新闻》向夏目漱石提出的条件是月薪二百圆，工作是半年写一篇连载一百回左右的长篇小说或三篇中篇小说。这对夏目漱石来说极具诱惑力，何况夏目漱石早已厌倦了教英文的教职生活，于是决定改行跳槽。夏目漱石在《入社致辞》中坦白，因为家中孩子多，房租贵，光靠大学讲师的八百圆年薪无法养家，他不得不身兼多个讲师工作。另一方面，夏目漱石在职场不得志。东京帝国大学文科英文系的前任讲师是《怪谈》的作者小泉八云。小泉八云的教学方式倾向抒情，夏目漱石的教学方式则偏向理论，非常难懂，导致夏目漱石在学校不受学生捧场。总而言之，夏目漱石是因为经济条件和职场问题而决定跳槽的。

《虞美人草》正是夏目漱石进报社后的第一部长篇连载小说。小说连载之前，夏目漱石辞去教职进报社的事已成为八卦头条新闻，订定小说书名后，报道一出，三越吴服店（三越百货公司）即出售“虞美人草浴衣”，珠宝商也推出“虞美人草戒指”，热闹哄哄。小说刊

出后，车站报贩及街头报贩更是每天“虞美人草”、“虞美人草”地高呼叫卖报纸。在这种情况下，夏目漱石的压力理应很大。

报纸的读者群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何况当时的《东京朝日新闻》发行量是二十万份，《大阪朝日新闻》是三十万份，《虞美人草》同时在东京和大阪的《朝日新闻》上连载，其读者骤增为五十万。这个数量和最多一万份的文艺杂志全然不同，是夏目漱石身为职业小说家后真正接受考验的第一步。

到明治三十年代为止，日本文坛出现了所谓的“四天王”：红露逍鸥。“红”是尾崎红叶，“露”是幸田露伴。这两位作家与夏目漱石一样，均生于日本改朝换代的明治元年（1868年）。前者在夏目漱石发表《我是猫》前一年过世，留下了《多情多恨》、《金色夜叉》等畅销通俗小说；后者虽有《五重塔》、《运命》等文言文小说，但在夏目漱石出道时，创作力已减弱。“逍鸥”是指坪内逍遥和森鸥外，这两人都比夏目漱石年长。坪内逍遥是写实主义文学的提倡者，他在《小说神髓》中否定向来的劝善惩恶式的妇孺故事，主张小说家应着重人情世态和当代社会风俗的描写，而且必须着力于心理观察并保持客观态度。坪内逍遥虽然确立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去向，但他自己却无法摆脱旧时代读物的影响，最后放弃小说创作，转而致力于戏剧文学，并留下了《莎士比亚全集》翻译作品的伟业。森鸥外的本行是军医，在文坛上始终保持孤高的态度，不结党也不收弟子，除了创作历史小说和现代小说，他也着手外国文学的翻译，并积极写评论和剧本。

以上四人是日本明治文坛的既成势力，而新势力是写实主义文学派的国木田独步、岛崎藤村、田山花袋等人。夏目漱石刚好在这两个新旧文学大浪潮的碰撞时期登场。

以年龄来说，夏目漱石出道甚晚，三十八岁时发表《我是猫》，

四十岁才决定自己的终身职业，孤注一掷地辞去教职，进报社在报纸文艺栏连载《虞美人草》。然而，时代正在朝写实主义文学笔直迈进，夏目漱石的文笔却驻足在旧时代的骈体文，讲究句式、对偶，辞藻华丽得如浓妆艳抹的女子，人物造型也过于格式化，可以想见当时的文坛对《虞美人草》的评论。比夏目漱石年少的写实主义小说家兼文学评论家正宗白鸟，日后在《作家论》中批评夏目漱石写《虞美人草》时过于炫示自己的文笔，喋喋不休地讲述一些无聊的道理，犹如近代化的曲亭马琴（《南总里见八大传》作者）。

正宗白鸟的评论并非无的放矢，事实确实如他所说。严格说来，包括《虞美人草》，夏目漱石的初期作品都不是近代小说，但一百年后的现代日本读者至少还读得懂《我是猫》和《少爷》，只有《虞美人草》这部小说非常难懂。即便日文原文书的注释多达四百五十多条，日本读者仍会读得昏头昏脑，甚至连加注释的文学专家也承认注释得很辛苦。日本的文学研究者在研究夏目漱石的作品时，通常会故意漠视《虞美人草》，视这部小说为夏目漱石过渡期间的作品，不予评论。有专家说，这部小说的叙述文只能当作诗篇来看；另有专家说，这是一部无法逐字翻译成现代日文的小说。

就译者的立场来说，我也翻译得非常辛苦。《虞美人草》中的人物会话虽然是白话文，但叙述文是把中国汉诗或古典文章翻译成日文时的文言文，而且除了汉诗，还随处安插了日本俳句、和歌。小说故事迟迟不前进，作者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讲述一些无聊的道理”。坦白讲，对我来说，中国文言文的文章反倒比较易懂。但是，即便翻译得很辛苦，或者说，正因为翻译得很辛苦，我首次理解了夏目漱石写这部小说时的精神压力和干劲。他确实如他在辞职前一年写给友人的信中所说的那般，是乘着“如不顾性命的维新志士般的强烈精神”在经营文学，一字一句不厌其烦地推敲琢磨小说文字。

夏目漱石生前写的信件都被保存了下来，仔细读他的信件，可以发现他在连载《虞美人草》时，精神状况极为不安定，时躁时郁。有时在信中向友人抱怨“很想拔出正宗名刀砍下妻子和女佣的头颅”，有时说“真不想继续写《虞美人草》。很想赶快杀掉（小说中的）女人”。夏目漱石并非无法驾驭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结构，真正令他写得不时动肝火的是文体。用俳句发句和汉诗文体写长篇小说需要极端强烈的耐性和毅力，再说这是报纸连载小说，一天都不能中断。难怪夏目漱石在信中感慨道：“我很想在八十岁之前变成很有耐性的人，写出多篇杰作后再死去。”

遗憾的是，夏目漱石在满四十九岁那年病逝，作家生涯非常短，仅有十年。

不知是不是不得圈内人好评之因，夏目漱石生前也不喜欢《虞美人草》。《虞美人草》完稿后，翌年，夏目漱石继续在《东京朝日新闻》连载《坑夫》。《坑夫》以及之后的作品，文体均一改过去的骈俪，犹如洗净铅华不施脂粉、穿着青鞋布袜的女人，朴实平淡。这也是夏目漱石的作品之所以经受住长达一个世纪的考验的最大理由吧。

茂吕美耶

“相当远哪。本来应该从哪里爬上来的？”一人用手帕擦着额头止步道。

“我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上来。从哪里上来都一样，反正山就在那边。”容貌和体格均是四方形的男人漫不经心地答道。

他戴着一顶帽檐上翘的棕色软呢帽，扬起眉毛仰望深蓝微茫的春空。高耸的比睿山屹立在风一吹便会东摇西摆的轻柔大气中，仿佛在向登山人挑衅。

“真是一座顽固的山。”男人挺起方形的胸膛，身子微微靠在樱木拐杖上，随即又以蔑视比睿山的口吻道，“既然能看得那么清楚，爬上去应该是小事一桩。”

“能看得那么清楚？今天早上离开旅馆时就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来到京都若看不到比睿山，那就是大事一桩了。”

“反正看得到不就行了？别啰唆了，走着走着自然会抵达山顶的。”

高瘦男子不回话，摘下帽子在胸前扇风。他那平日都以帽檐遮住的高额，从未让漂染出油菜花的春日艳阳晒过，此时却苍白得格外显眼。

“喂，现在不能休息，快走吧。”

对方却让冒汗的额头全露在春风中，恨不得黏在头上的黑发能往上飞似的，只拿着手帕，胡乱揉搓着额头、脸庞、颈窝，完全不在乎

另一人的催促，反问：“你刚才说那座山很顽固？”

“嗯，你看它那样子，不正是一副纹风不动的态度吗？”男人耸起方形的肩膀，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摆出一副自己也纹风不动的姿势。

“纹风不动是形容能动却不动的状况吧？”男子斜着细长的眼睛俯视对方。

“没错。”

“那座山会动吗？”

“哈哈，你又来了，真是个只为嗑牙而来到这世上的人。快走吧。”男人“嗖”地举起粗大的樱杖搁在肩上，随即迈步前行。高瘦男子也将手帕收进袖兜里跨开脚步。

“早知道就在山端的平八茶屋¹玩一天算了。现在爬上去也只能爬到半山腰。你说，到山顶究竟有几里？”

“到山顶有一里半。”

“从哪里算起？”

“我怎么知道从哪里算起？不过是一座京都的山嘛。”

高瘦男子不答话，默默地笑着。

方形男人却精神抖擞，滔滔不绝：“跟你这种只会夸夸其谈却不付诸行动的人一起旅游，会错过很多地方。真正倒霉的是你的旅伴。”

“你的旅伴碰到你这种乱闯乱撞的人也很倒霉。你带人家出来，竟然连从何处登山，该看哪里，从何处下山，都完全摸不着门儿，不是吗？”

“这算什么？这点小事也用列入计划中吗？不过就是座山而已。”

“就拿那座山来说好了，你知道那座山的高度吗？”

“我怎么知道？这种无聊事……你知道吗？”

1 位于京都市左京区山端川岸町，是比睿山登山口高野川旁一家著名的老铺子饭馆，明治维新之前便以淡水鱼料理名满京都，现在除了淡水鱼料理，另有各种怀石料理及火锅。

“我也不知道。”

“看吧，你还说我。”

“你别那么自以为是，你不是也不清楚吗？即便我俩都不清楚这座山有多高，你至少应该弄清楚我们到山上到底要看什么，大概需要花几个小时，这样才能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我们的行程。”

“不能按计划进行，那重新安排不就得了？就用你花在胡思乱想上的时间，要重新计划几遍都行。”

方形男人继续快步往前走，高瘦男子无言地落在后头。

京城春色易作诗，七条横贯至一条¹，柳色如烟亦似雾，窥探白布击温水²，数尽高野川河滩，遥遥路沿北蜿蜒，前行约走二里余，山自左右迫眼前，脚下流水潺湲声，转个弯，拐个角，或此方，或彼方，曲曲弯弯荡余音。山中春意渐阑珊，春至山顶残雪寒，高耸峰峦脚下，一条阴暗羊肠路，大原女³爬坡迎面来。牛也来。京城的春天像老牛撒尿拖着走，既长且安静。

“喂……”

落在后头的男子止步，呼唤遥遥领先的旅伴。春风在白晃晃的路面上悠闲地把呼唤声传送至尽头，撞上芒草丛生的山壁，总算让在一百米前晃动的方形影子顿住了脚步。高瘦男子把长长的手臂举过肩膀，摇晃了两下，示意对方回来。樱杖反射着温暖的阳光，在男人肩膀上闪了一下，不一会儿，男人便回到了男子面前。

“什么事？”

1 京都市中央地区的道路如棋盘，各自通往东南西北，大道自京都车站前的“七条大道”横贯至御所（皇宫）的“一条大道”。

2 意为染布时在河里漂洗丝织白布。此处指与贺茂川合流的高野川。

3 大原女指往昔住在京都郊外大原地区村落的女人，她们通常头上顶着薪柴或鲜花、蔬菜前往京都市内叫卖，算是行脚小贩。目前只能在京都各种祭典中看到装扮成大原女的表演秀。

“什么事？从这儿登山。”

“原来要从这儿登山？真奇怪，怎么要走独木桥呢？”

“像你那样一个劲儿往前走会走到若狭国¹的。”

“走到若狭国也无所谓，但你对这一带很熟吗？”

“我刚才问过一个大原女。她说只要过了这座桥，再沿那条小路爬一里左右就到了。”

“到了？到哪里？”

“到比睿山山顶。”

“山顶的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不爬上去怎么知道会爬到哪里？”

“哈哈哈，看来对于像你这种只喜欢纸上空谈的人也不好问得太仔细。这就叫‘百密一疏’吧？那我就听那个大原女的话过桥吧。总算要往上爬了，你还走得动吗？”

“走不动也得走。”

“不愧是哲学家，如果再聪明点儿就更像了。”

“随你怎么说，你先走吧。”

“你跟在我后头？”

“反正你先走。”

“只要你愿意跟上来，我就走。”

两人先后渡过好不容易才架在溪涧上的独木桥，隐身于草丛中一条勉强以一缕微弱的力量直达山上的草山小径。枯萎的草丛残留着去年的冷霜，阳光透过薄云从正上方射下，使草丛散出水蒸气，暖和得令两人脸颊发热。

“喂，甲野！”男人回头呼唤。

1 翻过比睿山有一条若狭街道通往若狭国。若狭国是指福井县的西南部，面临若狭湾。但其实比睿山距离若狭很远，此处是夸张。

甲野笔直地挺起他那瘦长得与山间小路极为般配的身子，垂着脸应了一声。

“你快举白旗了吧？真不中用。你看看下面。”男人又抡起樱杖自左而右地挥舞一圈。

挥舞的樱杖尽头是高野川，它发出一丝刺眼的银光，左右两岸涂满了盛开的油菜花，灿烂得像在燃烧，背景是淡紫色的缥缈远山。

“果然是美景。”甲野扭回站在六十度陡坡的高挑身子，险些没滑倒。

“我们什么时候爬得这么高了？速度蛮快的。”宗近说——宗近就是方形男人的姓氏。

“这和人在不知不觉中堕落，又在不知不觉中醒悟是一样的道理吧。”

“和白天变成黑夜、春天变成夏天、年轻人变成老人一样嘛，这个道理我早就明白了。”

“哈哈，那你今年几岁了？”

“问我几岁，不如先问问你自己几岁了。”

“我当然知道自己几岁。”

“我也知道我几岁。”

“哈哈，看来你还真想隐瞒。”

“这有什么好隐瞒的？”

“那你到底几岁？”

“你先说。”宗近面不改色。

“我今年二十七。”甲野爽快地答道。

“是吗？那我也说，我二十八。”

“还真老。”

“开玩笑，不就只差一岁吗？”

“我是说彼此彼此，我们都老了。”

“彼此彼此？这还差不多，要是光说我老……”

“你不心服吗？不心服，表示你仍年轻。”

“什么意思？你不要在爬坡途中戏弄我。”

“你挡住我了。请让一下，请让一下。”

前方不到十米有个弯，一个女人从那迂回曲折的坡道上边道歉边不慌不忙地走下来。她那泛绿的浓密黑发上顶着比她身高还要长的大捆的树枝，她甚至没用手撑着，就那样与宗近擦身而过。枯萎的芒草响起一阵“沙沙”声，之后，两人眼中只留下穿着深蓝棉衣的女人背部那两条交叉的鲜红布条。即便相隔一里，她可能也会随意一伸手说就住在不远处，而她伸出的指尖勉强能触及的那间茅屋，大概才是她的家。八濑后山那一带的村落仍保持着往昔天武天皇¹逃难至彼处时被四周的薄雾环绕²永久封住的恬静。

“这一带的女人都漂亮得令人惊讶，好像画中的女人。”宗近说。

“那应该是大原女吧？”

“不，是八濑女。”

“我可没听过什么‘八濑女’。”

“没听过也肯定是八濑女。你不相信的话，下次再碰到时间问看。”

“我不是不相信。只是，那类女人不是都通称‘大原女’吗？”

“我敢担保一定是八濑女。”

“这样形容比较有诗意，听起来很风雅。”

“那我们就暂且把这当作她们的雅号吧。”

1 日本七世纪后叶的天皇，上一代天皇过世时，他与大友皇子争夺皇位发生“壬申之乱”，曾一时逃难至比睿山西部山脚的八濑。八濑面临高野川溪谷，位于若狭街道旁。

2 环绕（àidài），形容浓云遮日状。

“雅号不错，反正这世上有各式各样的雅号。什么‘立宪政体’啦，什么‘泛神教’啦，什么‘忠信孝悌’啦，不一而足。”

“有道理。荞麦面店名都是‘藪’¹，牛肉店名都是‘伊吕波’²，这也是一种雅号吧？”

“没错，就跟我们自称‘学者’一样。”

“真无聊，早知道会得出这种结论，倒不如一开始就废掉雅号。”

“以后你不是还要争取‘外交官’的雅号吗？”

“哈哈，这个雅号很难争取，估计考官里没有雅士。”

“你名落孙山几次了？三次？”

“别开玩笑。”

“两次？”

“不是我信口开河，其实我只挂过一次。”

“应考一次就名落孙山一次，那你以后……”

“想到以后不知还要应考几次，我还真有点儿不安，哈哈。对了，我的雅号是‘外交官’，那你呢？你想争取什么雅号？”

“我吗？我只想爬比睿山……喂，你不要用后脚踢石头，跟在你后面的人很危险的……啊，我好累，我要在这儿休息。”甲野“唰”地一声仰面躺在枯干的芒草中。

“这么快就认输了？雅号说了一大堆，爬山就完全不行了。”宗近用樱杖在甲野头顶的地面上咚咚敲着。每敲一次，杖尖就会发出压平芒草的沙沙声。

“起来吧，马上就到山顶了。想休息的话，等爬到山顶后再好好休息。喂，起来！”

1 本为东京著名的荞麦面老铺子，自1800年起，各地开始出现各个同样店名的荞麦面店。

2 当时有“牛肉火锅大王”之称的木村庄平，在东京开了二十余家牛肉饮食连锁店，店名全取为“伊吕波”。

“嗯。”

“嗯？怎么了？”

“我想吐。”

“你想先吐了再举白旗吗？唉，算了，我也休息一会儿。”

甲野把黑发埋入枯黄的草丛中，帽子和伞则任其落在坡道上，仰面躺着眺望天空。

他鼻梁很高，脸庞白皙俊逸，一望无际的天空悠然飘浮着薄云，没有什么能遮挡他的视线。

令他反胃的是地面之物。他那望向天空的眼眸中，只有远离大地、远离尘俗、远离古今世界的万里青天。

宗近脱下米泽织¹丝绸外褂，简单折叠后搁在肩上，随即又伸出双手，袒露着上半身²，露出背心，背心里面是乱蓬蓬的狐皮。这件背心是曾去过中国的友人送给宗近的，十分珍贵。所谓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宗近总是穿着这件背心，但其衬里的狐皮零星斑驳，而且经常脱毛，看来肯定是只脾气相当坏的野狐。

“你们要上山吗？要不要我给你们带路？呵呵，你们怎么睡在这种怪地方呢？”坡道上又下来一个穿着深蓝棉衣的女人。

“喂，甲野，她说我们睡在‘怪地方’。连女人都在笑我们，你赶快起身上路吧。”

“女人就是爱笑别人。”

甲野依然眺望着天空。

“你这样泰然自若地睡在这里，我怎么办？你还想吐吗？”

“一走动就会吐。”

“真难弄。”

1 山形县米泽附近生产的丝绸。

2 宗近穿的是和服，所以有外褂，而且男性和服可以自衣服内扒开前襟伸出双手。甲野穿的是西装。

“所有的呕吐都是因为动，俗界万斛¹的呕吐皆因动。”

“搞了半天，原来你不是真的想吐，无聊！我还以为可能要背你下山，正有点儿伤脑筋呢。”

“你就别瞎操心了，我又没求你。”

“你真是个不讨人喜欢的男人。”

“你知道讨人喜欢的定义吗？”

“说来说去，你就是不想动，是吧？简直就是无理取闹。”

“所谓讨人喜欢……是一种能击败强大对手的柔软武器。”

“这么说，冷淡是一种能让弱者做牛做马的锐利武器？”

“世上哪有这种逻辑？只有想动时，人才会做出讨人喜欢的行为。明知道一动就会呕吐的人，有必要讨人喜欢吗？”

“你今天怎么这么爱诡辩？抱歉，我要先上路，可以吗？”

“随你便。”

甲野依旧望着天空。

宗近将垂下的两条袖子一层层裹在腰上，再撩起缠在小腿上的竖条纹下摆，同样塞进绉绸白腰带里，最后把刚才叠好的外褂挂在樱杖尖头，不客气地留下一句“一剑行天下去”，走至十步前的砵径尽头，飘然左拐消失了，只剩下一片静寂。

尽管恍悟自己的一缕生命将托付给静寂，通往大乾坤某处的血脉却仍在安静地流动，就算在这无声的寂定²中视形骸如土木，但血脉仍依稀具有生气。那生气就像朝夕变化的云烟山岚一般，是一种超越了所有拘束的生气，使你自觉正活在这世上，自觉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所有烦恼，除非能跨进这个涵盖了四方与古今的世界以外的另一个世界。要不然就变成化石，吸收红色、蓝色、黄色、紫色，变成漆黑的化

1 万斛，极言容量之多。古代以十斗为一斛，南宋末年改为五斗为一斛。

2 佛教用词，表示远离所有妄想烦恼的境地。